

關山記憶放映機

能發現它應該是一個巧合，之前曾經在父親的口中聽到數次，每次提到它時父親總是兩眼放光，瞳孔裡似是閃爍著童年時的記憶。

「你是不知道你有多幸福吼，我那時候放學不是割草、放牛就是去清牛糞。」提到它時，父親總是用這句話作為開場白，彷彿只有它有資格與一天的疲勞相稱。在娛樂相對現今匱乏的民國六、七十年代，它是無數關山鎮民洗滌委頓的場所，它是感情的聯絡，是心靈的慰藉，在晦暗的燈光下，大家肩膀貼著肩膀，坐在木製長條座椅上，在足以容納千餘人的大空間裡，數雙視線聚精會神的盯著前方的大螢幕，看著時下最時髦的戲劇，目不轉睛地生怕錯過了精彩的一幕。

中華大戲院，是現今唯一還存於關山街區的戲院建築，它藏身於巷弄之中。過去我在關山讀了三年的國中，自詡為鎮上的地縛靈，放學後徘徊於關山的街區之中，穿梭於巷弄，卻始終也沒發現中華大戲院的存在。或許我更應該是膚淺的鬣狗，只琢磨於食腐卻怠於生命的精髓，它的棲所我曾經經過數次，就在常去的一家飲料店旁的小巷子內，我似是盲人摸象，自以為細細端詳了鎮上的面貌，卻只是一知半解。我未曾向那未知的模糊投向一眼，未曾動過向它走去的念頭，歸根究柢，我只是沒有把那遙遠的故事放在心上，任由它在我的記憶中保持著朦朧的色彩。

上了高中以後，遠離了鎮上，到了車程一個餘小時的市區就讀，在時間與空間的賽跑之中，與家的距離被逐漸拉大，我的心卻與通往成熟的路背道而馳，往稚嫩的腳印上一騎絕塵，彷彿又回到了襁褓之中。父親的一字一句濺躍在腦海中，猶如鯨豚展露它絢爛的身姿，對家與故鄉的眷戀不斷掀起綿延的波瀾，如同嬰孩不應離開母親的胸懷，我也應當安詳地偎在孕育我的鎮上。

趁著假期，我與同學回到了鎮上，漫無目的的逛著。作為一個不稱職的孩子，我走在關山的血管之中，看著它在每一個建築上留下的皺紋，猶如母子間一次真摯的對談。又一次回到那陌生的巷弄，中華大戲院的建築變得如此顯眼，看著斑駁的牆壁、長苔的階梯、破損的門窗，我彷彿聽到微弱的、模糊的、的心跳聲。

在父親的口中無比繁華的戲院，如今卻無比蕭索，偌大的戲院空間已然被拆除，只保留了正面，僅存的狹小空間裡堆滿了廢棄的雜物，能依稀看出它曾是個戲院的影子的除了頂上的「中華大戲院」五個大字外，就也只剩下由兩小一大的淺藍木窗構成的售票口了。往售票口內望去是一個狹窄、幽暗的空間，逼仄的售票亭內卻乘載了無數鎮民的期待，期待著從售票口中推出的歡樂。

在戲院門口兩旁的鐵窗上，我看到了中華大戲院最終場的海報，時間卻早已如同這座建築已然過期，是在去年的十月。中華大戲院在家用電視的普及下埋葬於時間的洪流中，漸漸沒落，或許往後戲院的斷垣殘壁也會化為塵土，但緬懷它的人會將它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化作風，不停吹拂。它的心跳微弱但卻悠

長，放映著老一代關山人的故事，鮮活有關它的記憶。